

申京淑作品

〔韩〕

申京淑

薛舟著

徐丽红

译

寻找母亲



寻找母亲



寻 找

부탁해

申京淑作品

〔韩〕

申京淑著

薛舟徐丽红

译

寻找母亲

(C) 2008 Shin Kyong-sook (申京淑)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母亲 / (韩)申京淑著;薛舟,徐丽红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02-007897-4

I. 寻… II. ①申… ②薛… ③徐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
韩国—现代 IV. I 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21097 号

责任编辑:全保民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寻找母亲

[韩]申京淑 著

薛舟 徐丽红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5

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897-4 定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尽可能地去爱吧!

——李斯特

目 录

第一章	没有人知道	1
第二章	对不起,亨哲	57
第三章	我,回来了	107
第四章	另一个女人	157
尾 声	蔷薇念珠	203
作家的话		226

第一章 没有人知道

妈妈失踪已经一周了。

你们家人聚集在哥哥家里,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决定制作寻人启事,散发到妈妈失踪地点的周围。你们决定先起草寻人启事。还是从前的方式。家里有人失踪了,何况失踪的还是妈妈,其他人能做的也不外乎这么几种。申报失踪、四处搜寻、逢人便问见过这个人吗,或者让经营网上服装店的弟弟通过网络发表声明,介绍妈妈失踪的经过和场所,同时上传妈妈的照片,如果看到相似的人请与我们联络。虽然也想到妈妈可能去的地方找找,但是你也知道,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妈妈一个人能去的地方。你是作家,写寻人启事的事就交给你吧,哥哥点了你的名。作家? 你就像做了亏心事被人揭穿似的,脸红到了耳朵根。你笔下的某个句子真的能帮你们找到失踪的妈妈吗?

1938年7月24日生,当你写下妈妈的生日,父亲却说妈妈出生于1936年。只有居民身份证上写着38年生,实际是36年生。你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。父亲说,当时就是这样,很多孩子出生不满百天便夭折了,只好养到两三岁以后再去登记户籍。你想把38改成36,哥哥却认为既然

是个人详细资料,那就应该写成 38 年生。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寻人启事,这里又不是洞事务所和区政府,为什么不写事实,却写户籍登记资料呢?虽然你心存疑问,不过还是默默地修改了数字,36 又变成了 38。同时你又想到,妈妈的生日 7 月 24 日,这是正确的吗?

你妈妈从几年前就说不要再为她单独过生日了。父亲的生日比妈妈的生日提前一个月。以前每逢生日或者别的纪念日,你们这些住在城里的家人都会赶回位于 J 市的妈妈家。如果大家都聚齐了,单是直系亲属就有二十二人。妈妈喜欢家人团聚的喧闹气氛。每次家庭聚会,她会提前几天腌泡菜,跑到市场买肉,准备牙膏牙刷。她还要榨香油,把芝麻和荏子分别炒熟捣碎,你们走的时候,每人带上一瓶。你妈妈在等候家人团聚的日子里,无论是遇见村里的邻居,还是在市场上碰到熟人,跟人交谈的时候总是喜气洋洋,言谈举止间洋溢着骄傲。库房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瓶,里面盛着她在每个季节亲手酿制的梅子汁或者草莓汁。妈妈的酱缸里盛满了准备分发给城里家人的黄石鱼酱、鳀鱼酱和蛤蜊酱。听人说洋葱好,她就做洋葱汁。赶在冬天来临之前,她做好添加甘草的老南瓜汁,送给生活在城里的家人。你妈妈的家就像个工厂,一年四季都在为城里的家人制造着什么。大酱腌好了,清麹酱发酵了,大米磨好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城里的家人们去 J 市的次数越来越少,反而是父亲和妈妈一起进城的次数越

越来越多了。父亲和妈妈的生日也改为在城里吃饭店了。这样一来,的确少了些折腾。后来妈妈说,我的生日就跟你父亲一起吧。夏天太热,还有两次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夏季祭祀,哪有时间过生日啊。妈妈这么说,起先你们家人都说这怎么能行。即使你妈妈不愿到城里来,你们也会三三两两地赶到乡下给妈妈过生日。又过了几年,大家在父亲生日那天也为妈妈准备好礼物,妈妈的生日也就悄悄地过去了。妈妈喜欢按照家里的人数买袜子,然而买回来的袜子很多都没有被家人拿走,放在衣柜里越积越多。

姓名:朴小女

出生日期:1938年7月24日(69岁)

外貌:短烫发,白发很多,颧骨较高。身穿蓝衬衫、白外套、米色百褶裙。

失踪地点:地铁首尔站

关于用妈妈哪张照片,意见又出现了分歧。尽管大家都同意应该用近照,然而谁也没有妈妈最新的照片。你想起来了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妈妈开始讨厌照相。照全家福的时候,妈妈也在不知不觉间悄悄离开了,照片上唯独没有妈妈的影子。父亲七十大寿时的全家福里留有妈妈的面容,那应该是最近的模样了。那时候妈妈穿着浅蓝色的韩服,还去理发馆把头发理成了高髻,唇上涂了红色的唇膏,显然是精心打扮过了。弟弟认为照片里的妈妈和失踪之前的样子相去甚远,就算把照片上的妈妈单独放大,恐怕看见

的人也认不出来。照片放到网上以后，有人留言说妈妈很漂亮，看着不像迷路的人。于是，你们决定继续寻找，看看有没有另外的照片。大哥让你再补充些句子。你怔怔地望着大哥。大哥说，多想点儿有号召力的句子。有号召力的句子。请帮我们寻找母亲，你这样写道。大哥说这太普通了。寻找母亲。写完之后，大哥说母亲这个称呼太郑重了，你说改成妈妈。寻找我们的妈妈。大哥又说这样太孩子气了。如果看到这个人，请尽快与我们联系。你刚写完，大哥勃然大怒，亏你还是作家呢，除了这几句就写不出别的来了！你百思不得其解，究竟什么才是大哥想要的有号召力的句子呢。这时二哥说话了，号召力还能是什么？写上酬谢金额就是号召力。于是你写道，不吝酬谢。不吝酬谢是什么意思？这次是嫂子出面反对了。必须注明准确数额，别人才会关注。

——那要写多少？

——一百万？

——太少了。

——三百万？

——好像还有点儿少吧？

——那就五百万吧。

面对五百万，谁也没有多嘴。于是你写道，愿奉上五万元作为酬金。写完之后，你画上了句号。二哥要求改为“酬金：五百万元”。弟弟让你把五百万元这四个字写大点儿。然后你们决定各自回家寻找妈妈的照片，碰到合适的

直接发到你的邮箱。补充启事内容和印刷事宜由你负责，弟弟负责向人们发送寻人启事。分发寻人启事可以另外找个打工人来做，你刚说完，大哥就接过话来了，这件事应该由我们来做，平时大家各忙自己的事，抽空做就行了，周末大家要碰头，共同行动。这样什么时候找到妈妈啊？你嘀咕道。大哥说，能做的事情都有人在做，之所以我们必须亲自做这些事，是因为我们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吧。能做的事情？报纸广告。报纸广告就是全部能做的事吗？那怎么办？从明天起，放下所有的工作，无条件地挨着小区瞎逛吗？如果这样就能保证找到妈妈，我一定会去做的。你不再跟大哥争执了。你已经习惯了。你是哥哥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！你突然醒悟，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多年来无论大事小事都推给大哥的习惯仍在暗中作祟。你们把父亲留在大哥家，就匆忙分开了。再不分开，恐怕又要吵起来了。过去的一个星期总是这样。大家碰头本来是为了商量如何解决妈妈失踪的问题，想不到你的家人们却总是指出其他人平时对不住妈妈的地方。转瞬之间，曾经像躲避般缝合的往事纷纷膨胀起来，结果有人咆哮，有人吸烟，有人夺门而去。刚刚听到妈妈失踪的消息，你忍不住发了脾气，家里这么多人口，怎么就没有人去首尔站迎接呢。

——那你呢？

我？你无言以对。你是在四天之后才知道妈妈失踪的消息。你的家人们相互推诿妈妈失踪的责任，每个人都受伤。

辞别大哥，你坐地铁回家，却在妈妈走失的地铁首尔站下车了。你走向妈妈失踪的地点，那么多的人与你擦肩而过。你站在父亲松开妈妈的手的位置，仍有那么多人擦着你的肩膀前前后后地走过。没有人说对不起。你的妈妈茫然失措的时候，人们也是这样走过去了。你要离开妈妈进城的前几天，妈妈拉着你的手去了市场里的服装店。你挑了件没有花饰的连衣裙，妈妈却把一件肩部和裙边缘有贴边的裙子递到你的面前。这件怎么样？唉……你叹着气推开了。怎么啦？试试嘛。当时还年轻的妈妈瞪圆了眼睛。带饰边的连衣裙和妈妈戴在头上的毛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犹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太幼稚了，你说。妈妈问，是吗？她似乎还是觉得惋惜，前前后后打量着那件连衣裙。你对自己说妈妈幼稚感到有些歉疚，于是又说，这也不像妈妈的风格啊。这时，你的妈妈说，不，妈妈喜欢这样的衣服，可惜穿不了。

对一个人的回忆可以追溯到哪里呢？关于妈妈的回忆呢？

自从你听说妈妈失踪的消息之后，你的心里再也没有片刻安宁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妈妈守在身边时曾被遗忘到九霄云外的往事都会纷纷涌现。无穷无尽的悔恨从记忆的尽头纷至沓来。当时要是试试那件衣服就好了。你坐下来。

也许妈妈曾经蜷缩着身子坐在这里吧。那天你固执地挑选了自己喜欢的连衣裙，没过几天你就来到了首尔站。送你来首尔的妈妈迈着自信的脚步，仿佛能镇住威严地俯视着人群的高楼大厦。你的妈妈紧紧拉着你的手走过汹涌的人潮，走过广场，站在钟楼下面等你的哥哥。如今妈妈迷路了。看到地铁进站的灯光，纷纷涌过的人们对你侧目而视，似乎觉得坐在地上的你有些碍事。

你的妈妈在地铁首尔站抓脱了父亲的手，那时候你在中国。你和几位作家同仁前去参加北京国际书展。后来想想，你的妈妈在地铁首尔站失踪的时候，你正在书展的某个展位上端详着你被译成中文的作品。

——父亲为什么不打出租，而去坐地铁！只要不坐地铁……

父亲说，既然火车站和地铁站相连，何必非要出去打出租车呢。所有的事情，尤其是坏事，往往在发生之后才感到后悔。当时真不应该那样啊。家人们为什么不同往常，竟然相信父母能够自己找到二哥的家呢。家里无论是谁，总会去首尔站或高速客运站迎接父母，这向来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不管是去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，父亲要么乘坐家里人的私家车，要么打出租，然而他为什么会想到坐地铁呢。父亲说是妈妈想和他一起乘坐刚刚进站的地铁。父亲进了地铁，妈妈就不见了。当时偏偏是混乱不堪的周六下午。你的妈妈被人潮裹挟着松开父亲的手，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地铁

已经出发了。父亲拎着妈妈的提包,你的妈妈两手空空,独自留在地铁站里。那时候你已经离开书展,正在赶往天安门。这是你第三次去北京,却从来没有踏上过天安门广场。从前只是坐在公共汽车或小轿车里呆呆地凝望。为你做导游的学生说,距离晚饭还有点儿时间,要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。你们都同意了。你在紫禁城前走下出租车的时候,独自留在地铁站里的妈妈在做什么呢。走进紫禁城,你们很快就出来了。整个北京城都在施工。据说是为迎接即将在第二年举行的奥运会。紫禁城也在施工,只有局部开放,而且关门时间也快到了。你想起电影《末代皇帝》里老溥仪回到度过童年时光的紫禁城,告诉小游客说我给你看样东西,然后从龙椅下面拿出了以前藏在这里的蛐蛐笼子。掀开盖子,溥仪小时候玩过的蛐蛐还活着。你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,你的妈妈是不是怅然若失地站在汹涌的人潮中呢。也许她在等待有人来迎接自己。连接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也在施工。广场近在眼前了,然而必须穿过复杂如同迷宫的地下通道才能到达。你抬头仰望飞舞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风筝,这时候你的妈妈绝望地委坐在地下通道,也许还低声呼唤着你的名字呢。天安门的铁门洞开,武警战士踢着正步行进,于是你欣赏到了降五星红旗的情景,这时候你的妈妈也许正在地铁首尔站迷宫般的通道里徘徊又徘徊。当时看见你妈妈的站内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点。他们看见那个被推定为你妈妈的年迈妇女步履蹒跚地走路,看见她偶尔跌坐在地,看见她呆呆地站在电梯前。也

有人说,那个像你妈妈的老人在地铁站里坐了很久,后来便进了刚刚进站的地铁。那天夜里,你的妈妈消失了,无影无踪,而你和你的作家同仁们却驱车赶往灯火辉煌的北京美食街,红灯高照中品尝着高达五十六度的中国美酒,享用着红油烹炒的滚烫的香辣蟹。

父亲说他在下一站下车,重新回到和妈妈失散的首尔站,然而妈妈已经不在了。

——就算没坐上地铁,也不会迷路吧?地铁站里不都挂着向导牌嘛。难道妈妈不会打电话?只要去公用电话亭打个电话就行了。

嫂子不解,没坐上地铁就找不到儿子的家了吗,也许妈妈还有别的事呢。别的事?嫂子这么说,是因为她依然把妈妈看成是从前的妈妈。妈妈也会迷路,我说。嫂子瞪大了眼睛。嫂子不是也知道吗,妈妈是什么状态?嫂子神情仿佛在说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妈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,你的家人都知道。你们也都知道,妈妈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

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妈妈不识字的呢?

大哥进城之后,你要替妈妈写下她想说给大哥的心里话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你学会了写信。你哥哥在你们出生的村庄所属的小镇上读完了正规高中,独自准备了一年时间的公务员考试,然后接到任命进城了。这是妈妈

第一次和自己的孩子分别。当时还没有电话,唯一的通信手段就是写信。城里的哥哥在信纸上写满了硕大的字,寄给村里的妈妈。你妈妈准确地知道哥哥的信哪天到达,犹如神灵般分毫不差。每天上午十一点,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你们村,前面挂着大大的邮包。哥哥来信的日子,无论是正在地里劳作,还是正在水沟里洗衣服,妈妈都会准时赶回家,亲手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哥哥的信,然后就等着你放学回家了。你刚放学,妈妈就把你拉到屋后的廊台,掏出哥哥的信递过来。大声读吧,妈妈说。离家的哥哥总是以“母亲大人前上书”开头,好像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书信格式。哥哥首先询问乡下老家的状况,然后转达自己的平安。哥哥在信中说他每周都把换洗衣服送到堂婶家,请她帮自己洗。这是妈妈殷切叮嘱堂婶的事。哥哥说,他吃饭很好,而且因为在洞事务所上班,所以连住宿的地方也解决了,请家人不必担心。哥哥说,既然已经来到这个城市,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了,而且他想做的事也很多。哥哥表达了自己的决心,那就是力争成功,总有一天要让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哥哥老练而又豪迈地写道,母亲,请不要为我担心,您一定要保重身体。你大声地读着哥哥的信,偶尔隔着信纸去看妈妈,你的妈妈眼睛不眨,静静地凝望着后院的芋头和酱缸。你的妈妈像兔子似的敏锐地支起耳朵,唯恐漏掉了一句。信读完了,你妈妈让你在信纸上记下自己的话。妈妈的第一句话是“给亨哲”。亨哲是你大哥的名字。妈妈说给亨哲,你就写下给亨哲。妈妈没让你画句号,而你还